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三二六回 項文龍細述其中故 眾英雄夜探雙龍山

話說眾太保把賊人捆上，馬玉龍一看，這人年有三十以外，白淨面皮，神氣清爽，雖被拿住，並無一點懼色，便吩咐把他帶到我屋中去。八位太保將賊人推到馬玉龍屋中，馬玉龍說：「你不用害怕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？你這膽量不小，竟敢前來行刺，是何人派你來的？說了實話，我不殺你。你自己酌量吧。」這行刺之人抬頭一看，說：「你是誰？」八家大保說：「這是我家馬大人，忠義俠馬玉龍。」這人說：「你就是馬玉龍，好，勝者王侯敗者賊，我既被你們拿住，快把我殺了，你也不用再問。」馬玉龍說：「莫非你是無名氏，我看這個樣子也不象白天王打發你來的。」這人說：「你要問，我住在嘉峪關外的雙龍山項家嶺，我叫項文龍，外號人稱粉面哪吒。我父親叫項國棟，人稱震西方妙手先生，跟賽諸葛周百靈是拜兄弟。只因周百靈聽說金景龍寫了降書降表，他去西洋搬兵又沒搬動，故此到我家來求我父親。我弟兄五個，都要來給叔父報仇，刺殺欽差彭朋。

剛要起身，又來了我父親的一個朋友，複姓赫連，雙名寶吉。

他原是鎮江府的書辦先生，只因盜賣糶米，身犯國法，逃到我家避難，後來便身歸綠林，行俠仗義，因為他長得象歐陽德，人送他外號叫賽方朔。昨天他在我家，聽見周百靈的事，就來

到公館行刺。我把話都說完了，你要殺就殺。」馬玉龍吩咐暫把他擱在空房，派趙文升、段文龍二位老爺看著他。然後對眾人說：「我要去探探項家嶺。」姚廣壽說：「大人在公館保中堂要緊，我同魏國安去探探，要是周百靈在那裡，倒是一個機會，順便也找找假歐陽德。」馬玉龍說：「好，他說話也未必有准，你二人去辛苦一趟，探訪明白，回來稟我知道。倘若周百靈不在那裡，我去了也徒勞往返。」

次日晚飯以後，飛行太保姚廣壽、追雲太保魏國安兩人離開公館，撲奔正西，借著朦朧月色，來到雙龍山。天有二鼓以後，兩個人進了山口，繞過兩道大嶺，只見一片樹木森森，那村莊方圓約有四五里地。兩人來至切近一看，周圍是高大石牆，四角有更樓，北門緊閉。兩個人擰身躡上牆去，一看西北有一片燈火之光，躡房越脊過去一看，是北大廳五間，南倒廳五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。姚廣壽二人來至配房後坡，探頭往下一瞧，借著燈光，由簾子外看得甚真。當中八仙桌上擺著乾鮮果品，上面坐著一個蠻子和尚，真跟歐陽德一樣。邊位坐著一個老道，白生生的臉膛，頭戴九梁道冠，身穿藍道袍，白襪雲鞋，背插寶劍，正是周百靈。西邊坐著一個人，年約七十以外，項短脖粗，身穿藍川綢褂褲，紫微微的臉膛，花白鬚鬚，掃帚眉，大環眼。只聽這個老道說：「赫連兄長，今天你再辛苦一趟，去看看我那姪兒。昨天去了，到今天這時還未回來。」那個和尚說：「唔呀！這個事情真怪，莫非有什麼變故不成？今天定要去看看我那姪兒，吾吃兩杯酒就去。那天我到公館，他們還拿我當歐陽德呢。」周百靈說：「二位兄長，今天我心驚肉跳，彷彿有人前來拿我似的。」項國棟哈哈一笑，說：「賢弟，你只管放心，我這項家嶺，雖不是鐵壁銅牆，彭中堂便有千軍萬馬，來一個拿一個，來兩個死一雙。」

正說著話，房上瓦簷一響，蠻子和尚擰身就躡了出來，說：「唔呀！混帳東西，房上有人。」原來依著魏國安就要回去給馬大人送信，姚廣壽說：「咱們既來到這裡，等周百靈睡了進去把他捆上，扛回公館，也算奇功一件。咱們到北屋房坡上聽聽他們說些什麼？」兩人由東房躡到北房，腳稍微一重，焉想到屋中就聽見了。這幾個人都是久經大敵的，赫連寶吉躡到院中便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魏國安性子最暴，一聲喊嚷：「好小輩，你家老爺莫非怕你不成！」姚廣壽一把沒抓住，他已然下去了。明知這個和尚能為不小，前者在公館，跟金眼雕還打了個平手，真能賽歐陽德，如何是他的對手？魏國安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拉出刀來就刺，蠻子往旁邊一閃，手中卻並無兵刃。他的能為總算練的到家，見魏國安的刀刺空了，一進步，施展點穴法，就把魏國安點倒在地。姚廣壽一看魏國安倒下，由房上揭起一塊瓦來，照定蠻子和尚就是一瓦。蠻子往旁邊一閃身，說：「唔呀！混帳東西，你下來。」姚廣壽由房上跳下來，一擺手中刀，過去攆頭就刺。蠻子赫連寶吉往旁邊一閃，照定他肘下一點，又把姚廣壽點倒。叫家丁把這兩個人捆上，扛到屋中來。

項國棟和周百靈一看拿住兩人，說：「這兩個人咱們慢慢審問他，必是彭賊官手下的差官，前來偵探的。」周百靈說：「你兩個是彭中堂手下的差官，還是綠林中人，來此何干？姓甚名誰？說了實話，我等決不殺你。」魏國安說：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姓魏名國安，跟彭大人效力當差。現在既被你們拿住，殺剮存留，任憑你等。」周百靈說：「你等為什麼到這裡來？」

魏國安說：「你要問，我們是來訪你的，因為拿住了項文龍，才知道你在這裡。」周百靈說：「這兩個人不可留他，吩咐手下人把他殺了。」項國棟說：「不可，暫且把他二人押到後面，明

天我自有道理。」赫連寶吉說：「大哥！不要殺他們，要殺了他們，這個事就不好辦了。先把這兩個人作為押帳，明天好換回項文龍來。」周百靈說：「依我之見，總是斬草除根的好，省得留下後患。他兩個是彭中堂的差官，既然今天把他二人拿住，要是再一放走，可就勾出事來了。他回去見到中堂，定說你抓捕差官，情同叛逆，那時可就晚了！莫如一不做二不休，殺了就完了。」家人早把姚廣壽、魏國安搭到了後面。項國棟一聽周百靈說的深為有理，自己沉吟了半晌，便提刀撲奔後面。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